



六星社的少年们 ④

中国首部

哲理小说

几何 著

光明之歌

F

人生海海
FLOATING LIFE

小宇宙

六星社的少年们 ④

光明之歌

国内首部
青少年奇幻哲理小说

几何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 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六星社的少年们. 光明之歌 / 几何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218-09369-7

I. ①六… II. ①几…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8094 号

LIUXINGSHE DE SHAONIANMEN GUANGMING ZHI GE

六星社的少年们. 光明之歌

几何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策划编辑: 钱飞遥

责任编辑: 肖风华 钱飞遥

责任技编: 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18-09369-7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25 字数: 195 千

版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 (020) 83781421



人生海海
FLOATING LIFE

“人生海海”（floating life）是支持国内原创作品的图书策划品牌，分为云智库（经管类）、小宇宙（青少年读物）、创造力（设计类）、地平线（翻译著作）、相对论（科普类）、浮生记（散文小说）、时光轴（历史类）等板块，为读者提供自由、创新、个性化的深度阅读体验。

品牌致力发掘有潜质的青年学者、作家、翻译人，开拓新文化格局，支持独立原创。欢迎投稿。

投稿邮箱：floatinglife_book@qq.com

FLOATING LIFE

关于“六星社”

存在

任何时代都有互不相识的六个人共同维护着地球秩序，这六人组成了六星社，每人保管一件六星社的宝物。六星社支撑着地球上的人类、自然以及一切。没有六星社，就没有地球的文明。

宝物



时间之海

一颗水晶球，主管时间、四季、星辰运行。



骑士之花

一朵黄金玫瑰，主管人类的理想、公正和互助。



光明之歌

一本书，主管文学、音乐。



慈爱之火

一枚磁石，主管仁爱、谅解、宽恕。



技艺之铁

一副凿钎，主管绘画、雕刻、建筑。



理智之河

一颗绿宝石，主管理智、数学、哲学、科学。

“六星社” VS “黑彗星”

“黑彗星”是“六星社”的宿敌，其发源于亚洲，虽然是秘密性的，但却是实力最大的组织。凡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比如战争的发生和平息、文化潮流的兴起和改变、王位的更迭、各个国家地域的变迁、技术的发明和改进、疾病的兴起和传播，无一不与黑彗星有关。

目 录

少年的奇幻十四行	1
第 一 章 《埃涅阿斯纪》和《吉尔伽美什》带来的厄运	3
第 二 章 塞万提斯也会带来麻烦	16
第 三 章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没有烧毁	26
第 四 章 吉甫和喇嘛。可恶的《卡迪纽》	41
第 五 章 为了让人类发笑而写作	57
第 六 章 诗人之王住在山洞里	69
第 七 章 《李尔王》	83
第 八 章 托尔斯泰留下的文学遗产	94
第 九 章 《威尼斯商人》	107
第 十 章 谁有资格掌管《光明之歌》	123
第十一章 哈姆雷特王子和一出戏	135
第十二章 教子伊万	149
第十三章 炼金术和文学	161
第十四章 谁是莎士比亚	173
第十五章 读者从书里读到什么	190
第十六章 无字书	206
第十七章 大戏在图书馆上演	221
尾 声	234

少年的奇幻十四行

你将是羞涩又快活的小国王，
调皮扉页如万花筒将你打量。
翻开它，冒出柳树精和巨蟒；
定定神，原是三朵火苗合唱：

咱们是铜、是云石、是海洋，
不分冬夏为奇迹为少年守望。
日晷上潜移的阴影必得抵挡，
永葆你的童心一颗咱是内行。

再翻一页，奏响常春藤、冰花和银铃铛，
伴你高飞，去云彩里打滚，用笑声结网；
随你遨游，骑车群峰之巅，采一篮星光。

倘若拈到金粉和玫瑰，或者嗅到龙涎香，
那就到了第三页，也是整本书最后一张，
你会变成魔法宫殿羞涩又快活的小国王。



第一章 《埃涅阿斯纪》和《吉尔伽美什》带来的厄运

在伦敦泰晤士河畔的威斯敏斯特教堂中，有一处“诗人祠”，是教堂墓地的一部分，这个祠堂里安息着一百多名英国历史上最出色的作家们的亡灵。

正方形的“诗人祠”由三面墙壁围绕而成，墙壁上布满大大小小的墓碑和依墙而立的石棺，地板也嵌有一块又一块的墓碑，上头写着各位文豪如雷贯耳的名字，如《雾都孤儿》和《圣诞颂歌》的作者狄更斯^[1]、迁居美国的美国小说家詹姆斯·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勃朗宁^[2]、生于新西兰的女小说家曼斯菲尔德^[3]、诗人奥登^[4]、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吉卜林^[5]，等等。游人走到此处，都会格外小心，生怕玷污了已逝者的英名。墓碑上常常摆放着瞻仰者赠送的鲜花。

〔1〕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小说家，代表作有《匹克威克外传》《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远大前程》等。他的墓碑上写着“他是贫穷、受苦与被压迫人民的同情者”。

〔2〕罗伯特·勃朗宁（1812—1889），诗人，主要作品有《戏剧抒情诗》《环与书》。他的妻子勃朗宁夫人也是杰出诗人。

〔3〕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888—1923），短篇小说作家，被认为是新西兰文学的奠基人。

〔4〕威斯坦·休·奥登（1907—1973），诗人，其35部诗集多以W.H.Auden的名字出版。

〔5〕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1936），生于印度的英国作家，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人，主要著作有《丛林故事集》《吉甫》。

从教堂中殿踏进“诗人祠”，能看到一具大石棺镶嵌在中殿和祠堂墙壁所交汇的墙角，躺在里面的是号称“英国诗歌之父”的乔叟^{〔1〕}，他是教堂墓地建成后第一个在此下葬的人。1599年诗人斯宾塞^{〔2〕}被埋葬在乔叟旁边，自那以后便开始了将文学家埋葬在乔叟周围的传统，也为那些没有埋葬在此处的文豪设立纪念碑，最终形成了闻名遐迩的“诗人祠”，接受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人们的敬拜挽悼。

在“诗人祠”，有些作家只存有纪念碑，有的却竖立了胸像，如十七世纪的桂冠诗人德莱顿^{〔3〕}、美国诗人朗费罗^{〔4〕}、攻击过雪莱的桂冠诗人骚塞^{〔5〕}、独力编著英语字典的约翰逊^{〔6〕}博士、苏格兰诗人彭斯^{〔7〕}、长诗《失乐园》的作者弥尔顿^{〔8〕}、因受梦境启示而写出诗歌《忽必烈汗》的柯勒律治^{〔9〕}。后人为最受敬仰者雕刻了全身像，如浪漫主义诗人汤姆逊^{〔10〕}、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11〕}、散文家艾迪生^{〔12〕}。自然，这其中少不了大名鼎鼎、饮誉世界的剧作家兼诗人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的躯体并没有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但他的纪念碑却绝对

〔1〕杰弗里·乔叟（1343—1400），英国中世纪作家，其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是英国印刷史上的第一本书。

〔2〕埃德蒙·斯宾塞（1552—1599），桂冠诗人，被称为“诗人的诗人”，代表作为未完成的长诗《仙后》。

〔3〕约翰·德莱顿（1631—1700），1668年的英国桂冠诗人，他创立的英雄偶句诗成为后来英国诗歌的标准形式之一。

〔4〕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1807—1882），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翻译家。世界上第一首被译为中文的英语诗是朗费罗的《人生颂》。

〔5〕罗伯特·骚塞（1774—1843），湖畔派诗人之一，诗作往往具有东方风格和异国情调。

〔6〕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作家、文学评论家和诗人。

〔7〕罗伯特·彭斯（1759—1796），苏格兰农民诗人。

〔8〕约翰·弥尔顿（1608—1674），诗人、政论家。

〔9〕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诗人和评论家，一生致力于把康德以及其他德国哲学家的理论介绍给英国读者。

〔10〕J. 汤姆逊（1700—1748），苏格兰出生的英国诗人。

〔11〕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诗人，代表作有与柯勒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谣集》以及长诗《序曲》。

〔12〕约瑟夫·艾迪生（1672—1719），散文家、诗人、剧作家以及政治家。

是诗人祠里最豪华的一座：细致的浮雕突出在墙壁上，诗人那一米多高的塑像立于浮雕前方，神气活现地交叉两腿，右手扶腮，胳膊肘支在一摞书卷上，左手指着一张从书案垂下的手稿。书案底部雕着几个头像，都是莎士比亚剧本里的人物。刻着雪莱、济慈^[1]、奥斯汀^[2]、勃朗特三姊妹^[3]名字的石牌像太阳底下的萤火虫似的战战兢兢给钉在四周。

十九世纪，美国作家欧文^[4]在游历完“诗人祠”后写道：

我发现游客总是在这儿停留的时间最长。伟人和英雄的墓碑，虽则华丽，但只能引起他们冷淡的好奇心，或是模糊的羡慕之情；诗人的墓碑却勾起了他们一种更为亲切的眷恋。他们流连左右，就像置身于朋友和知己的墓旁。因为在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友情。别种人物之闻名后世，完全要靠历史的媒介，而历史总是变得愈来愈模糊，愈来愈隔膜；作家和他的读者之间却永远保持着新鲜、活泼和直接的交情。作家与其说为了自己活在世上，不如说为了读者。他为了要和后世的人作更亲密的交谈，不惜牺牲他当时周遭的享受，自绝于社交生活的乐趣。但愿世人都珍重作家的声名，因为作家的声名并非用暴力和流血的手段攫取而得，而是以不断施与快乐的善行换来的。但愿后世能永远纪念他的恩赐，因为他所遗留下来的，并非空洞的名字和虚夸的行为，而是智慧的宝库、思想的结晶以及珠玑的文字。

[1] 约翰·济慈（1795—1821），诗人，浪漫派的主要成员。

[2] 简·奥斯汀（1775—1817），女小说家，代表作是《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

[3] 勃朗特三姊妹指的是三位互为姊妹的女作家，分别是：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代表作为《简·爱》；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代表作为《呼啸山庄》；安妮·勃朗特（1820—1849），代表作为《荒野庄园的房客》。

[4] 华盛顿·欧文（1783—1859），美国作家、短篇小说家。

欧文所言不假，“诗人祠”确实是整个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知名度最高的地方，游客终日络绎不绝。莎士比亚像蒙受首屈一指的青睐，其他各位作家也获得大量前来朝圣的读者的注目。然而，在莎士比亚像斜对面的墙根，也就是“诗人祠”里最偏僻、最阴暗的角落，一块巴掌大小的黑色大理石牌却遭到全然忽视，仿佛根本不存在似的，日复一日独自品味着冷清寂寞。游客们围成半圆观摩莎士比亚像的时候，奉献给这枚石牌的就只能是一呆板而又大不敬的后背了。

也难怪，人人身上都有趋炎附势的习气，有谁肯掏腰包买门票只为了瞻仰一个无名氏呢？您瞧，不同于其它墓碑，那方小石碑上正中镌刻的不是姓名，只是一个英文单字：无名氏。没人知道长眠于此的是何方神圣，连大教堂里的教士、教长也不知情。曾经有一份古老档案详细记录了每个作家下葬在教堂墓地或者凿碑留念的日期，可是档案在十七世纪的一场教堂图书馆火灾中遭到焚毁。现存档案对“诗人祠”中无名氏的记载是空缺的。英国人那种勇于探究一切真相的良好品行在这儿头一次悄然止步。人们唯一能够确信的是，那块墓碑被嵌入墙角的第一天，上面就已经刻上了“无名氏”的字眼。当然啦，这是个傻子也能得出的结论。

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显而易见地存在于世界各地，即使在高贵庄严的“诗人祠”也不例外。万众景仰、神采奕奕的人像同晦暗凄凉、无人问津的石牌共处一室，相隔不过区区十几步之遥，这种情景，实在叫人唏嘘感慨。数百年间，拜访“诗人祠”的文学信徒多如恒河沙数，谁曾想到，在莎翁雕像与无名石碑这种静默无言、高下分明的对峙中，竟隐藏着人类历史上最为扑朔迷离的一桩秘密？谁曾想到，受人顶礼膜拜的原是粗鄙无知的引车卖浆之徒，而遭人忽视的竟是自甘出卖灵魂的落魄恶棍？假如您对此言有所怀疑，且去瞧个仔细吧，在那面卑微石碑上“无名氏”字样的下方，还有两行被岁月侵蚀得模糊混沌的小字，那两行字写得如此咬牙切齿、

怨气冲天，不能不令读者顿感毛骨悚然：

这里躺着的是可怜人的尸体一具，

莫问我的姓名：瘟疫毁灭你们这些坏东西！

唉，在这般阴森恐怖、如同诅咒一般的墓志铭背后，怎能不发生一段惊心动魄的千古传奇？

一五九一年二月的一天深夜，正是伦敦城一年之中最凄风冷雨的时节，在那条狭窄破烂的海军衙门弄堂尽头一所摇摇欲坠的房子里，十来个汉子你挤我我挤你地围着一张圆桌，瞪圆一双双充血涨红的眼珠子，紧张地盯着肮脏不堪的暗绿色桌布，桌布上摊开一本书，三枚骰子在书的旁边滴溜溜旋转。这帮家伙都是些城里最了不起的人物：劫道的、杀了人的、骗子、躲债的、开小差的兵士、偷儿，总之，是一群浪荡子、冒险家、亡命徒。

外面下着滂沱大雨，雷电不时在半空炸裂，震得房子像湿透的叫花子一样瑟瑟发抖。阴惨惨的黄雾包裹了整条巷子，又透过残窗破瓦的孔隙钻进房间，沁入赌徒的骨头，闷塞了他们的鼻子和胸膛。积郁不散的饭馆油腥气和洗衣服的胰子味偶尔飘来，令人反胃欲呕。

很明显，这不是个适合走街串巷的天气。可是，就在赌桌上的骰子将停未停之际，赌徒们听见房门被猛烈地敲响了。他们不禁面面相觑。

“呸，哪来的倒霉鬼？在你的脑袋被砸开之前，快些滚吧！这儿不待见凡夫俗子和卖艺的狗！”

“但愿你的无本买卖给一把火烧个精光，巴虬，你这头爱吠的驴，把门打开，赢走我这两镑好买肉饼塞在你的臭嘴里吧！”门外人高声回应。

“啊，原来是 W.H. 老爷，欢迎，”巴虬开了门，“是从天而降的美酒把你灌清醒了吗？既然你行好带了现钞来，那就请进吧。不过，我恐怕

这不是一个能叫所有人开心的平安夜。”

“让开些，你这条蛀虫，你这个长着人类面孔的好贼，让耗子把你的口袋咬穿。”从暴雨中走进来的不速之客随手把破斗篷和帽子撇在地板上，挤进赌徒中间。

这是个容貌落拓、穿戴寒碜的老人，看上去少说有五十几岁了，身材瘦弱，举止却粗野放肆，腰胯一柄佩剑，冷冰冰的眼睛里射出愤怒、凶狠和仇视一切的寒光。他把一个小钱袋扔到桌子中间。

“我说，你又重拾家财万贯了，W.H.？你的派头显出一股高深莫测的劲儿，我敢赌一镑，人家以前多半因此才称你为尊贵的W.H.老爷。”

陋室中的汉子们肆意狂笑起来。

“如果不与你们这些长着人脸的癞子为伍，我倒总是尊贵的。”W.H.抹了一把脸说。

“为什么穿上这身奴才的装束？为什么来到这龌龊地方？人人都记得你曾经多么豪爽大方、一掷千金！当初向你献媚的家伙现在还穿着绸缎，喝着美酒，睡的是温软的被褥，彻底忘记了世上曾经有过一个名叫W.H.的财主。你破产了，唉，好运已经懒得光顾这世道了。”

“你这奴才，命运不曾用温柔的手臂拥抱过你。要是你从降临这可恶世界的时候就同我一样，有数不清的金银供你随心所欲享受这浮世的欢娱，你一定已经沉溺在无边的放荡里，除了一味追求眼前的寻欢作乐以外，再也不知道什么冷冰冰的人伦道德。”

“我说，不要装出一副哲学家和骂世者的腔调，W.H.，不如自己也去做一个献媚的人，在那些掏空了你的家产的家伙手下讨生活吧。你应当像笑脸迎人的酒保那样，小心倾听每一个流氓恶棍的话。你必须自己也做一个恶棍，而且学乖点儿，要是你哪天再发了财，再别让恶棍们享用了去。”

“不错，我曾经被谄媚蒙住了心窍，但我已经把它洗干净了。我诅咒

他们老而不死、永远受人憎恶，一切恶疾落到那些微笑驯良的豺狼、酒食征逐的朋友、趋炎附势的苍蝇、脱帽屈膝的弄人身上。瞧，我不要向你们借钱，我还有钱借给他们哩！现在，来试试吧，你们这帮世袭的穷光蛋，赌注下得大方点儿，别像乌斯的约伯一般穷酸：谁在这本《埃涅阿斯纪》^{〔1〕}翻到的句子比我翻到的更吉利，钱袋就归谁。”

“不愧是出身高贵的老爷。我跟你进行这场体面的决斗，没什么了不起！”巴虬说。

“我先来，”W.H.说干就干。“看好啦：一个五点，一个三点，一个六点，共十四点。让我来翻书，啊，就是这一页，看看第十四行怎么写的：

当巨大的混乱把罗马拖入不安，他将救其于危难，
他将单枪匹马，击退布匿的敌军，降服高卢的叛匪。

“这分明是说我将成为世界的庇护者和拨乱反正的统帅，即使魔鬼也没法获得如此吉言，我赢啦！”

“别着急吹牛，老斑马，要比谁倒霉的话，没人赢得了你，可要是比吉利，你扣好帽子靠边站吧。你这手连毛孩子都会。看我的。”

“嘴巴死硬，连维吉尔是谁都不清不清楚的大傻瓜！”

“你这匹丧气的熊，死在马蹄的践踏下才好。我虽不是读书的料子，但还算个君子，君子是乐意拿名誉来下注的。”

“得了，快施展你那三脚猫功夫吧，当心别做了豺狗口中的宵夜。”

巴虬抓起骰子，摇了几摇，往桌上一抛，三只骰子的点数加起来是九点。他不急不慢翻开那本书，查到第九行，放声念道：

〔1〕《埃涅阿斯纪》是诗人维吉尔于公元前29—公元前19年创作的史诗，叙述了埃涅阿斯在特洛伊陷落之后辗转来到意大利，最终成为罗马人祖先的故事。利用这部诗集进行占卜是西方的悠久传统。

谁头戴桂冠，手捧圣物，伫立在远方？
我看见的银须和灰发，属于罗马的王者。

赌徒们喝起彩来。

“字面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巴虬将是皇位的占有者，而 W.H. 只配做个皇帝治下的统帅。巴虬是赢家！”

W.H. 不服大家的一致裁决，放声咒骂，他的用词足以让最粗野的码头搬运工闻之变色，于是巴虬掏出刀子扑向对手，后者拔剑奋勇还击，一时间砰砰砰砰，刀来剑往，局面乱作一团。其它人也加入战局，一齐围攻不愿认赌服输的无赖。W.H. 虽然看上去朽弱不堪，实际上却不失机警敏捷。他跃上赌桌，一剑击碎屋顶的吊灯，趁黑跑向靠墙的梯子，顺着梯子爬了上去，一直爬到天窗，从天窗跳到外边的屋顶上。他冒着大雨狼狈奔逃，几名壮汉在后紧紧追赶。转了几个弯、在屋顶的斜坡上跌了两跤后，他听见追踪者的脚步声逐渐变微弱了。他几乎要失足跌下去摔死，但他简直没有工夫吃惊害怕。远方现出一盏昏暗的灯光，些许照亮了暗沉沉塞满浓雾的雨夜。他跨过一栋又一栋房子，迅速朝灯光跑去。算他命大，终于靠近亮灯的阁楼。阁楼的窗子是打开的，他翻窗而入。感谢维吉尔，这个命运乖蹇的老人现在获得了暂时的安全。

“单枪匹马，击退布置的敌军，降服高卢的叛匪……呸，纯粹一句歪诗！”W.H. 恨恨地骂了一句，把剑插回剑鞘，向阁楼四下望了望，不见一个人影。这个小房间看上去有些古怪，与其说是个阁楼，不如说是个洞穴：墙壁参差不齐地贴满一块块赭石，赭石上刻画着三角形、圆形和菱形图案；从天花板垂下一枝饰有巨角羚羊的油灯，正是它发出的光亮把他引到此处；地面散乱堆着几杆歪歪扭扭的长矛；桌上摆着一个矮小的雕塑坐像，上面用油彩涂有折线和棒形纹路。雕像旁边是一块布满符号的泥板，不知怎么

回事，这块泥板吸引了 W.H.，让他不由自主走过去，擦擦眼睛，好看清楚泥板上究竟写的是什麼。他照着泥板上的符号念出声来：

到了阳光本该出现的时候，
天边却乌云涌起，
阿达特在空中响起霹雳，
舒尔拉特和哈尼什作了先行，
他们到群山各地去预报信息。
伊尔拉伽尔砍倒船桅，
尼努尔塔向前进，将航路开辟。
阿奴恩那奇举起火来，
光辉所及整个国土烈焰顿起。
阿达特的恐怖直达九重高天，
就是他使光明重归黑暗，
辽阔的国土被封闭得如同闷罐。
一日之间刮起台风，
越刮越猛，风速有增无减。
像战斗一样，
彼此之间，对视不见。
诸神因洪水儿仓惶不安，
纷纷退避，逃上阿努的高天。

W.H. 舔了舔嘴唇，暗暗道了声奇怪：泥板上的符号显然不是自己熟悉的英语、希腊语或是拉丁语，为什么却能随随便便读出来呢？他顿了顿，跳过几行继续读道：